

新
女
四
兵
军

XINSIJUN
NUBING

金盛先

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四军女兵

金盛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四军女兵/金盛先编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73-2675-8

I. 新… II. 金…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384 号

新四军女兵

策 划 / 郭志坤

编 著 / 金盛先

特约编辑 / 时海玲

责任编辑 / 李庆田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787mm × 1092mm 16 开 36.75 印张 492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 001 - 11, 000 册

ISBN 978-7-5073-2675-8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丹阳沦陷	1
第二章	奔赴南昌	19
第三章	穿上军装	36
第四章	整编前夕	55
第五章	开拔岩寺	70
第六章	身陷囹圄	89
第七章	连续转移	108
第八章	战地情怀	125
第九章	经受磨炼	144
第十章	挺进苏南	163
第十一章	两地联动	181
第十二章	收复黄村	199
第十三章	浴血突围	214
第十四章	铁窗之歌	231
第十五章	散落四方	249
第十六章	移师苏中	267
第十七章	救灾度荒	285
第十八章	植根民众	302
第十九章	相持抗衡	317
第二十章	情同手足	333

2 新四军女兵

第二十一章	再度合作	350
第二十二章	应对突变	369
第二十三章	永不分离	386
第二十四章	腥风血雨	403
第二十五章	火烧篱笆	422
第二十六章	生死与共	440
第二十七章	坦诚相见	457
第二十八章	战略定位	472
第二十九章	运送钢管	490
第三十章	冲破拦截	509
第三十一章	惊泣天地	526
第三十二章	决战双桥	544
第三十三章	军号萦绕	560
后 记		579

第一章 丹阳沦陷

1937年的深秋，秋风萧瑟，阳光暗淡，神州大地一片苍茫。入侵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地向中国南方开进。

古城丹阳，地处江苏中部，濒临长江。全城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沿街商店鳞次栉比。以往人来车往、热闹非凡的景象荡然无存，如今是兵临城下，危在旦夕。

这天凌晨，天还是漆黑一团。宋忆霞跟着父母，悄无声息地走出家门。母亲手挽一只包裹，头扎一条紫色的头巾，走在前面。父亲敞开衣襟，挑着一副行李担子，紧随其后。宋忆霞被父母前后夹着，走在中间。三人步履匆匆，朝着丹阳轮船码头奔去。

东方渐渐地露出了鱼肚白。晨曦中，宋忆霞与父母一起来到丹阳轮船码头，但见码头上人头攒动，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他们好不容易挤进候船室，找了一个靠墙角的地方坐下来，眼睛却不时地望着宽阔的江面，焦急地盼望轮船能早些到来。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把江面照得波光粼粼，晃得人眼花缭乱，心神不宁。可是，都过八点了，仍然不见轮船的踪影。候船室内，人声鼎沸，异常嘈杂。

忆霞问母亲：“妈，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

母亲叹一口气，说：“这……你问你爸吧。”

忆霞的父亲一直闷头抽烟，半晌才抬起头来，对母女俩说：

“我们逃难，轮船开到哪里就算到哪里吧！”

忆霞又问父母：“那轮船什么时候来呢？”

母亲说：“昨天日本的飞机已经来丹阳轰炸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轮船来呢？”

父亲说：“有啊！我昨晚上听说，今天上午有一班轮船来丹阳，现在没来，可能是中午到了。”

忆霞慢慢地站了起来。17岁的她，身材匀称，亭亭玉立，清秀的脸蛋上，闪烁着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今天她穿着一件小花格子上衣，梳一条齐腰的长辫子，斜挎着布书包，浑身散发着纯净的学生气息。她不时地用手扭着自己乌黑的辫梢，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对父母说：“妈，爸，我想现在去一趟学校。”

母亲急着问：“你去学校，有什么事？”

忆霞说：“妈，我就要离开丹阳了，应该向老师和同学道个别啊！再说，我还借了常娜的书和翁虹的钱，都没有还给她们呢。”

父亲说：“你现在去学校，要是轮船来了怎么办？”

忆霞眺望长江的远方，又把目光收回来，说：“爸，我估计轮船在一两个小时内是不会来的。我们学校离这码头很近，走过博雅茶馆就到了，来回用不了一个小时。”

父亲沉吟一下，说：“那你就快去快回吧！”

母亲担心地说：“忆霞，路上要小心！一定记住快点回啊！”

忆霞脸上露出了微笑，用这微笑向父母表示感谢。她急切地挤出候船室，一路奔跑，长辫子不时地在后背蹦跳。她径直奔向自己上学的慧文中学。

此时，慧文中学已经上课了。在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翁虹等几个同学正在聆听一位老师讲课。这位老师姓陆，年过六旬，两鬓斑白，是一个饱读经书的爱国文人。陆老师神情激昂，手撑着讲台大声地说：“同学们，是可恶的日本鬼子，当年发动甲午战争，强占了我国的台湾；前几年，又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今年7月7日，挑起了举国震惊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把战火烧到了上海。今

天，他们又把魔爪伸到丹阳，伸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同学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突然，一阵尖厉刺耳的警报声划破长空，淹没了陆老师的讲课声。隐约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翁虹等同学顿时脸色惊慌，陆老师镇定地摆摆手，告诉同学们不要惊慌。警报声过后，他继续往下说：“同学们，面对凶残的敌人，我们决不能后退。你们这些同学，今天能顶着轰炸的危险前来上学，就是大无畏之举！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作出人生的抉择。国难当头，我希望同学们都要为抗击日寇作出贡献！”

陆老师的这一番话，不但缓和了课堂的紧张气氛，还使听课的同学备受鼓舞。紧接着，陆老师翻开点名册，说：“下面，我开始点名。翁虹……”

翁虹马上站起来，大声回答：“到！”

“常娜……”

没有回答。常娜今天没有来学校上课。

陆老师继续点名：“宋忆霞……”

也是没有回答。

陆老师看了看宋忆霞的座位，说：“宋忆霞同学今天也没有来？”

宋忆霞已经来到学校，正站在教室门外。她轻轻地把门推开，把头探进去。翁虹眼尖，一眼就看到了，忙喊：“陆老师，忆霞来了！”

陆老师扭头看到宋忆霞，就说：“宋忆霞同学，请进来吧。”

忆霞走进教室，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了下来。

翁虹向忆霞眨眨眼，忆霞会意地点点头。

翁虹悄悄地问：“忆霞，你到哪里去了？”

忆霞摇摇头，没说话。她趁陆老师不注意时，掏出两块钱，塞进了翁虹的口袋。翁虹白了她一眼，小声说：“你真是的。”片刻，她又把一本书交给翁虹，说：“请你替我把书还给常娜吧。”

这时，陆老师转过身来，面对他的学生，十分伤感地说：“同学们，因为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我们慧文中学明天就要停课了。我再次希望你们能投笔从戎，都去参加抗日。不知你们有何打算？”

一个女生站起来，说：“陆老师，我想去参军当护士，为部队医治伤员。”

陆老师频频点头，说：“好！有志气。同学们，让我们为她热烈鼓掌！”

过了一会儿，陆老师把目光转向宋忆霞，说：“忆霞同学，你有什么打算？”

忆霞站起来，愧疚地低着头，细如轻风般地说：“陆老师，我是来向大家告别的。我爸妈现在还在码头上等我，我们一家人今天要逃难去了……”

老师和同学都发愣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窗外又响起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很快，两架日本飞机飞来了。这两架飞机直在慧文中学上空傲慢地盘旋，而且越飞越低，紧接连扔下了几枚炸弹，伴随着一阵阵巨响，学校操场被炸出了几个大坑，两只篮球架也被掀翻在地。忆霞、翁虹等同学都被吓得手足无措，纷纷夺门而出，抱着头在学校空地上团团乱转。景况十分危险！陆老师快步跑出教室，连连招呼同学们快回到教室里来，钻到课桌椅下躲藏。当他最后把忆霞拉到教室门口时，飞机上又扔下了一枚炸弹，震塌了教室的一角。陆老师迅速将忆霞护在身下，俯在地上。可是，从飞机上又扫射过来一排子弹，“噗、噗、噗”地射到了陆老师的身上……

轰炸过去了，扫射过去了，飞机飞走了。忆霞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陆老师胸前已是一片血迹。她大惊失色，急忙高喊：“陆老师，陆老师！快来救人啊！”

同学们都跑过来了，簇拥在陆老师身边哭成一团。哭声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校园里回荡。

陆老师微微睁开眼睛，紧紧拉着忆霞的手，艰难地说：“同学们，你们都要去抗日……据我所知，当年的红军，北上后，已经组建了八路军……留在闽赣粤等地区的红军，不但继续在打游击，而且正在与国民党谈判，就要成立新四军了……你们快去参加抗日的队伍吧……”说完，陆老师闭上了双眼……

“陆老师，陆老师！你是为了我才这样的啊！”忆霞顿时哭成了泪人。

翁虹携扶着忆霞，流泪劝慰道：“忆霞，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应该记住陆老师的话，去参加抗日！”

忆霞泪眼汪汪地说：“到哪里去参加抗日呢？”

翁虹说：“忆霞，前几天，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阅读鲁迅小说《彷徨》和《呐喊》时，不是已经反复商量过了吗？我们应该去南昌！刚才，陆老师也说了，现在，国共正在谈判，很快就要成立新四军了。再说，常娜的哥哥常欣也在南昌，他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团长了。我们去了南昌，不论是参加新四军还是参加国军，只要国共合作，都可以抗日呀！”

翁虹身材修长，齐耳短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显得端庄、大方。忆霞望着翁虹，迟疑一会儿，说：“可是，我爸妈还在码头上等我呢，我现在要去找他们了。翁虹，去南昌的事，只能见了爸妈以后再说。”

忆霞离开慧文中学，快步奔向丹阳码头。此刻，丹阳轮船码头已遭狂轰滥炸，候船室已变成一片废墟。忆霞见了，顿时心急如焚，一边高喊：“爸！妈！”一边到处寻找父亲和母亲。可是，她怎么也找不到父母的身影，只是在废墟堆上拾到了母亲的那一条紫色的头巾。忆霞顿时心如刀绞，把母亲的头巾紧紧地捏在手里，慢慢地走到了长江边上，面对滔滔的江水，她又高喊：“爸！妈！你们在哪里？”江面上，陆续漂来了几具尸体，漂到了忆霞的跟前。尽管从衣服上辨认，这几具尸体中没有忆霞的父母，但是，面对被鲜血染红了江水，面对不时浮动过来的尸体，忆霞坐

6 新四军女兵

在江边，痛哭不止……

中午时分，一位码头工人走来，对忆霞说：“姑娘，时间不早了，你还是回去吧。你父母，恐怕……”

“不！”忆霞哭得更伤心了。

码头工人又说：“姑娘，丹阳已经失守，日本鬼子正在进城，你一直坐在这里，太危险了，还是回家去吧。”

忆霞仍木然地坐在江边流泪。

夕阳西下，晚霞如血。悲痛欲绝的忆霞发现身后有异常的动静。她回过头去，看到两个日本兵正站在自己的身后，狰狞地笑着，嘴里还在说：“花姑娘，大大的好！”

霎时，忆霞既惊恐万分又义愤填膺。她不顾一切，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向日本兵头上砸去，夺路而逃。

可是，忆霞的去路被那两个日本兵堵住了。日本兵向忆霞步步紧逼，忆霞只得急步后退。一堆废墟将忆霞绊倒，那两个日本兵发出一阵狂笑，像两匹饿狼似的扑到了忆霞的身上……

二

常娜今天没有去慧文中学上学。可是，她却忙碌了一整天。

早晨，常娜起床后，生气地对母亲说：“妈，今天你一定要陪我一起去，把我的婚事退了。”

母亲说：“常娜，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明天，你就要结婚，就是郑家的人了。今天，妈和你爸要到丹阳城隍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你幸福一辈子。顺便，再买些东西回来，为你操办婚事啊！”

常娜说：“妈，你不去，我自己去。到时候，你就别怪我！”

父母离家后，常娜手提一个红箱子，走出了家门。她独自一人，走在街上。当空袭警报声传来时，她没有犹豫，而是咬咬牙，继续赶路。她下决心，今天非要去找郑瑞福不可。

郑瑞福从慧文中学毕业后，成为了一个钟表修理匠。他脑子灵活，又爱钻研。他在家里开设了钟表修理铺，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橱子里放的，全是各式各样的钟表，诸如瑞士表、罗马钟，俨然像个小小的“钟表王国”。今天，空袭警报声不时传来，外面轰炸声和枪炮声大作，他却无动于衷，眼睛上仍然夹着一只单筒放大镜，潜心修理着手表。他每天修理钟表，总有几块大洋，甚至是几十块大洋进账，所以家境越来越富裕了。有了钱，他就托人做媒，说服常娜的父母，与常娜订下亲事。他又一再送礼，不顾常娜的坚决反对，与常娜的父母商定，将于明天与常娜完婚。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常娜会突然找上门来。

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郑瑞福放下手中的活，把一只拆开的手表放入一个玻璃器具，走去开门。

“常娜，是你！”一见常娜，郑瑞福睁大了他那一对小小的绿豆眼，又惊又喜。

常娜烫着波浪型的长发，体态丰盈，肤色嫩白。此刻她手倚着门框，一双大眼闪烁着火辣辣的光芒。她斜视郑瑞福一眼，不等他招呼，就走进屋去。她将手中的红箱子重重地放在桌上，说：“郑瑞福，这是你的东西，现在物归原主！”

郑瑞福一时“莫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全是自己送给常娜的聘礼，心里直发颤，随即也就明白了。他忙说：“常娜，你不喜欢这些首饰？这是我特意托人从上海为你买来的呀！”

常娜说：“谢谢你的好意！除了这些礼品，你还送给我们家很多东西，我已经叫人现在就送来了。”

说话间，门外几个人把两大箱子的丝绸锦缎都搬进了郑瑞福的屋里。

郑瑞福见了，十分失落地说：“常娜，这些丝绸锦缎，也是我特地到杭州去为你买的上品呀！”

常娜淡淡一笑，说：“我不需要，请你不要白费心思了，从今

往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郑瑞福急忙拉往常娜的手，说：“常娜，我与你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你还记得吗？我和你一起在慧文中学读书时，虽然我比你高一年级，不在一个班级里，但是同学们都说我俩是门当户对，还说是天配一对、地成一双呀！”

常娜厌烦地甩开郑瑞福的手，说：“你怎么这么啰嗦？”

郑瑞福又拉往常娜的手，说：“常娜，你不能这样，明天就是我们结婚的大喜日子呀！”

常娜一把推开郑瑞福，说：“结婚？谁答应和你结婚啦！我和我的婚事，本来就是背着，与我父母私下定的。你要结婚，就与我父母去结婚吧。”

郑瑞福苦苦哀求道：“常娜，我们能不能再好好谈谈，商量商量？”

常娜说：“还谈什么？商量什么？我对你从来就没有感觉！”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郑瑞福望着常娜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喊：“常娜，你不能这样，我是一定要娶你的！”郑瑞福匆匆忙忙把店铺收拾了一下，把门锁上，便去追赶常娜。已经迟了，常娜往哪个方向走去，他也不知道，只好又返回店铺。店铺的锁怎么也开不开，原来他拿错了钥匙。

进了店铺，郑瑞福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在屋里团团打转。他转动着小小的绿豆眼，苦苦思索，发昏中终于想出办法。他要父母马上去通知所有的亲戚一起赶来，立刻准备花轿，就在今天去把常娜娶来。

郑瑞福的父母担心地说：“儿子，你这样做，不是抢亲吗？”

郑瑞福冷笑着说：“对。她不愿意，我就是要抢亲！”

常娜退婚回家后，觉得浑身轻松。她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对镜梳妆。这时，她的父母从城隍庙烧香回来了。母亲气呼呼地走到她跟前，说：“常娜，你也太不像话了。刚才，我在回家的路上，遇

到郑家的人了，他们已经把你退婚的事都跟我说了。而且，他们在今天下午就要来娶亲了。我看你怎么办？”

常娜不屑一顾地说：“妈，不用怕。他们要来，就让他们来吧！”

常娜的父亲脸色铁青，把一封信丢在常娜的跟前，说：“你看看，你哥哥又来信了，他在信上是怎么说的？”

常娜展开信笺，飞快地看起来，这果然是她哥哥常欣的来信。常欣要她好好在家念书，听父母的话，不要惹事生非，更不要闯祸……常娜看得不耐烦了，把信笺扔在地上，冲着父母大声地说：“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选择，请你们不要再管我，好不好！”说完，她奔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一个劲地整理自己的行李了。常娜把自己平时所穿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放在一个棕色的皮箱内，又把一条翡翠项链戴在了脖子上。

当天下午，常娜乘父母不注意时，手提皮箱，离家出走了。

常娜走到巷子口，远远看见，有一支娶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正在走过来。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身穿一件新马褂，胸佩一朵大红花。他不是别人，正是郑瑞福。

常娜赶紧在巷子口的一个拐弯处躲藏起来。郑瑞福和娶亲的队伍匆匆走过，没有发现常娜。常娜捂嘴发笑，拔腿就跑。

郑瑞福带领娶亲队伍来到了常娜家。他和亲戚们一起，与常娜的父母吵闹不休，嚷嚷着非要找到常娜不可。可是，他们却始终不见常娜的踪影。傍晚时，他们只得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了。

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一队日本兵。那些日本兵见是娶亲的队伍，见到花轿后，立即围上来，嬉皮笑脸地说：“花轿里，花姑娘的有！”郑瑞福和亲戚们吓得赶紧丢下花轿，四处窜逃。日本兵撩开花轿门帘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就怒吼地点燃一把火，把花轿烧掉了。

常娜躲过郑瑞福“抢亲”之举后，去找翁虹了。当天晚上，她住在翁虹的家里，两人同睡一床，却一时无法入睡。

不远处，有犬吠声、枪声、痛哭声不时传来。这是日本兵正在城里大搜索。

翁虹翻身坐起来，对常娜说：“丹阳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南昌吧。”

常娜也坐了起来，撩了撩波浪型的头发，说：“明天要是忆霞能与我们一起去南昌，那就好了。在慧文中学里，我们三个人是最要好的‘三姐妹’。我们在陆老师的辅导下，一起读书，一起谈论时事问题……”

翁虹说：“我已经把我们就要去南昌的事对忆霞说了。我还听说，忆霞的父母今天在码头上被日本炸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常娜说：“我估计，忆霞一定会去南昌的。”

翁虹问：“为什么？”

常娜爽朗地笑道：“凭感觉。”这时，常娜仿佛想起什么，又说：“翁虹，我早就想问你了，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呢？”

翁虹说：“这……我们是最要好的姐妹呗！”

常娜却说：“我知道，因为我哥哥喜欢你……”

翁虹脸一红，把常娜推倒在床上，说：“你胡说什么？这是谁告诉你的？”

常娜说：“是我的一种感觉告诉我的，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翁虹避而不答，只是说：“快睡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去南昌了。”

常娜却不肯罢休，又说：“翁虹，我还要问你，你为什么要去南昌呢？”

翁虹说：“为了抗日，去参加抗日的队伍呀！”

常娜调皮地看着她问：“还有呢？”

翁虹说：“还有什么呀？”

常娜说：“还有，你是为了能见到我哥哥，天天和我哥哥在一起，是为了崇高而又伟大的爱情，对吗？”

翁虹看看常娜，干脆地说：“我和你哥哥在一起，相互照顾，共同抗日，打败日本鬼子，难道不好吗？”

两人咯咯地笑了，这才蒙上被子，一同入睡。

三

在丹阳轮船码头的废墟堆旁边，两个日本兵按住了忆霞，正在动手撕毁她的衣服，要对她进行强暴。

在这危难之际，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迅速赶到那两个日本兵的身后。他飞起一脚，把一个日本兵踢翻在地。他又抓起一块大石头，扑上去，把另一个日本兵砸得脑浆四溅，命归西天。那个跌倒在地日本兵见了，慌忙从地上爬起来，举起步枪，瞄准年轻男子正要射击。但是，这年轻男子眼明手疾，动作十分敏捷。他腾空跃起，跳到那日本兵的跟前，迅速蹲下身子一伸腿，把日本兵扫倒了。日本兵跌了个嘴啃泥，匍匐在地，爬不起来。年轻男子走上前去，就用日本兵的那把装有长长刺刀的步枪，直捅他的心脏，把他送上了黄泉之路。

杀死两个日本兵后，年轻男子走到忆霞身边，半扶半抱地将她扶在怀里，轻声地呼唤：“姑娘，你醒醒，快醒醒，你没事了……”

忆霞已经被日本兵吓得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时，在呼唤声中，她清醒过来，微微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被一个年轻男子抱着，急忙挣脱，站了起来，问：“你是谁？”

年轻男子和蔼地说：“我路过这里，刚才看到……”

忆霞细细把眼前的年轻男子打量了一番。只见：这位年轻男子，高高的个子，身强力壮，脸色黑里透红，长得既英俊又威武，肩上还背着一个包裹。她顿时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很快，她又伤心地哭泣起来，哽咽着对年轻男子说：“谢谢你救了我呀！”

年轻男子上前搀扶着忆霞，说：“姑娘，我送你回家去吧，这里很危险！”

在这年轻男子的护送下，忆霞回到了家里。她挽留年轻男子说：“你暂时别走，外面很乱……”

年轻男子就坐下了。

忆霞把家环顾了一下。家里的一切十分熟悉，可是，爸爸和妈妈已经不在。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接连不断地滚落下来。

年轻男子把肩上背着一个包裹放到了桌子上。他递给忆霞一条毛巾，说：“姑娘，你别太伤心，不要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忆霞擦着眼泪，说：“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男子迟疑着，没有马上回答。

忆霞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应该告诉我，你的姓名？”

年轻男子这才说出自己的姓名。他说：“姑娘，我叫肖鹏。”

“肖鹏……”忆霞重复着肖鹏的名字，又说：“我叫忆霞。”

“你叫什么？”肖鹏一愣，再问道。

忆霞说：“我姓宋，忆霞是回忆的忆、霞光的霞。我想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做什么的？”

肖鹏看着忆霞笑了笑，若有所思地说：“忆霞，你这名字真好……”他接着说：“忆霞姑娘，我是从南昌来的，是做生意的。现在，丹阳被日本人占领了，生意做不成了。所以，我刚才去轮船码头，想看看明天有没有轮船，准备返回南昌老家去……”

忆霞看看肖鹏，说：“看上去，你不像是一个生意人。”

“真的吗？”肖鹏下意识地自我打量一下，看自己的装束打扮有什么破绽……

肖鹏的确不是生意人，而是新四军的一名团长。前几天，他奉命前来丹阳，负责筹措军费和押送军用物资，为正在南昌招收新兵的新四军提供后勤保障。今天早上，他来到博雅茶馆，与丹阳的地下党接头。

丹阳的博雅茶馆是一个小小的老式茶馆，里面有五六张古旧的方桌，显得幽静、沉寂，日本兵一来，很少有人来光顾了。肖鹏坐